

北史

列傳

十九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5

19

30

25

20

15

10

5

文庫 11  
D 275  
/9

北史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三

趙嬰

趙芬

王韶

元巖

宇文弼

伊婁謙

李圓通

陳茂

郭榮

龐晃

李安



重刊  
底書

010190559748

楊尚希

張斐

蘇孝慈

元壽

趙斐字通賢。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書左丞。斐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盜伐其父墓中樹者。斐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淚交集。惠達爲之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沈深有器局。畧涉書記。周文帝引爲相府參軍事。從破洛陽。及班師。斐請留撫納亡叛。從之。斐於是帥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獲甚衆。以功封平定縣男。累轉中書侍郎。周閔帝受禪。遷陝州刺史。蠻酋向天王以兵攻信陵。秭歸。斐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頽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斐益脩守禦。斐不從。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陳虛掩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亦遁。明年。吳明徹屢爲寇患。斐與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再遷戶部中大夫。周武帝欲收齊河南地。斐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以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自三鴉道伐陳。剋十九城而還。以讒毀功。不見錄。累遷御史大夫。斐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後出爲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走。帝大怒。購之甚急。斐密奏曰。徵自以罪重。懼死遁逃。若不北走匈奴。則南奔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炎旱爲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而免。斐卒不言。隋文帝爲丞相。加上

生蠻  
乘

開府。再遷太宗伯。及踐阼，斐授靈綬，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拜相州刺史。朝廷以斐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未幾，以忤旨出為陝州刺史，轉冀州刺史。甚有威惠。斐嘗有疾，百姓奔馳爭為祈禱。其得人情如此。冀州市多姦詐，斐為銅斗鐵尺置於肆，百姓便之。帝聞而嘉焉，頒之天下，以為常法。嘗有人盜斐田中蒿，為吏所執。斐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帝幸洛陽，斐來朝，帝勞之，卒于官。子義臣嗣位。至太子洗馬。後同楊諒反，誅。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諒，周秦州刺史。芬少有辯智，頗涉經史。周文引為相府鎭曹參軍，歷記室，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性彊濟，所居之職皆有聲績。周武帝親總萬機，拜內史下大夫，轉小御正。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眾不能決者，芬輒為評斷，莫不稱善。後為司會，及申國公李穆討齊，引為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再遷東京小宗伯，鎮洛陽。隋文帝為丞相，尉遲迥與司馬消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帝。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右僕射，與郢公王誼脩律令。俄兼內史令，甚見信任。未幾，以老病出為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數年，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三驥，輜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帔。後數年卒。帝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子元恪嗣位揚州總管，司馬左遷候衛長史。少子元楷與元恪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為歷陽郡丞，與廬江郡丞徐仲宗俱竭百姓之產，以貢於帝。仲宗遷南郡丞。元楷超拜江都丞，兼領江都宮監。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

北史七十五  
三  
早卒。韶幼而文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周武帝既拔晉州，意欲旋師。韶諫曰：「取亂侮亡，正在今日。乃欲釋之而去，臣愚深所未解。」帝大悅。及齊平，遷位開府，封晉陽縣公。賜口馬雜畜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卽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隋文帝受禪，進爵項成郡公。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并州，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敢違法度。韶常奉使檢行長城，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帝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及剋金陵，韶卽鎮焉。晉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帝謂公卿曰：「晉王以幼出藩，遂能剋平吳越，王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錦絹五千段，及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後上謂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弊而卒。帝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言甚悽愴，使有司爲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群臣。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卽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幽等十州刺史。魏公子士隆嗣。士隆畧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世，頗見親重，位備身將軍。改封耿國公。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克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不守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勃海高頴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為武賁給事。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為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夫。封昌國縣伯。周宣帝嗣位。為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與觀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閤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耶。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隋文帝為丞相。加開府戶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廷爭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帝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為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選貞良有重望為之寮佐。時巖與王韶為河北道行臺僕射。帝謂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亦如曹參相齊之意。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人稱焉。蜀王好奢。嘗欲取獠口為闈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巖皆不奉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為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有得罪者。謂曰。平昌公與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卒于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隕涕。于今思之。巖卒後。蜀王為非法。造渾天儀。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克宦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見豈有是乎。子弘嗣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

通守。

宇文弼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直力勤魏鉅鹿太守父珍周宕州刺史弼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仕周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脩定五禮書成奏之賜田二頃粟百石累遷小吏部擢八人為縣令皆有異績世以為知人轉內史都上士武帝將謀出兵河陽以伐齊弼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世雖曰無道尚有其人今若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彼汾之曲成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也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弼策於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為別隊從帝攻拔晉州身被三瘡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因從平齊以攻拜上儀同封武威縣公宣帝嗣位為守廟大夫時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擊之

功

祁連

弼謂監軍曰宜選精騎直趨祁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藜泉之北此地險隘兼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真上策也昶不能用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出塞其年弼又從梁士彥攻拔壽陽改封安樂縣公除滄州刺史轉南司州刺史司馬消難之奔陳弼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除黃州刺史轉南定州刺史開皇初以前功封平昌縣公入為尚書左丞時西羌內附詔弼持節安集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左丞當官正色為百寮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竇榮定擊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陳之役楊素出信州道令弼持節為諸軍節度仍領行軍總管劉仁恩之破陳將呂仲肅也弼有謀焉加開府擢拜刑部尚書領太子虞候率上嘗親臨釋奠弼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上大悅謂群臣曰

朕今觀周公之制禮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心時朝廷以晉陽爲重鎮并州總管必屬親王其長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敬有文武幹用出爲并州長史十八年遼東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領行軍總管軍還歷朔代吳三州總管皆有能名煬帝卽位拜刑部尚書仍持節巡省河北還除泉州刺史復徵拜刑部尚書轉禮部尚書敬旣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勤遠畧敬謂高頰曰昔周天元好聲色亡國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坐誅天下寃之所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爲尚書孝經注行於世有子儉瑗

伊婁謙字彥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世爲酋長隨魏南遷祖信中部太守父靈相隆二州刺史謙性忠直善辭令仕周累遷宣納上士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武帝將伐齊召入內殿問以兵事對曰僞齊僭擅拔扈不恭沈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若命六師齊進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拔偉先濟觀農帝尋發兵齊王知之令其僕射楊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答曰僕拭玉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齊遂留謙不遣帝旣克并州召謙勞之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衆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遵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尋賜爵濟陽縣伯累遷前驅中大夫大象中進爵爲侯位開府隋文帝作相授亳州總管俄徵還京馳與逆人王謙同名因爾稱字文帝受禪以彥恭爲左武侯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爲公後出爲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



人和以疾去職。吏人攀戀，行數百里不絕。卒于家。子傑嗣。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少孤賤，給使隋文帝家。及帝爲隋公，擢授參軍事。初，帝少時，每宴客，恒令圓通監厨。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厨人撻之數十，叫聲徹於閣內。僚吏左右代其失色。賓去後，帝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爲堪當大任。帝作相，賜爵懷昌男，授帥都督，進爵新安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帝，伺便圖爲不利。賴圓通保護，獲免者數矣。帝深感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信，尋授上儀同。帝受禪，拜內史侍郎，領左衛長史，進爵爲伯。歷左右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深被信任，伐陳之後，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改封萬安縣公。揚州總管長史秦孝王仁柔自喜，少斷決，府中事多決於圓通。入爲司農卿，遷刑部尚書。後復爲并州長史。孝王以奢得罪，圓通亦坐免。尋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勳舊，進爵郡公。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還百姓述訴其受賂，帝怒，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病卒。贈柱國，封爵悉如故。子孝常。大業末，爲華陰令。武德初，以應義旗功，封義安王。又有陳茂者，河東猗氏人，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爲州里所稱。文帝爲隋國公，引爲寮佐，待遇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常稱旨。後從帝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帝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帝怒，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帝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帝爲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爲伯。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儻有

文武大畧善鐘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爲太子千牛備身。京都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並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伏誅。政及孝常從坐上以功臣子。撻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歷位協律郎。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帝以其才甚重之。宇文化及之亂。以爲太常卿。後歸大唐。爲梁州總管。遇賊見殺。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仕魏。爲同州司馬。時武元皇帝爲刺史。由是與隋文帝有舊。徽後位洵州刺史。安城縣公。及帝受禪。拜太僕卿。卒官。榮容貌魁岸。外疎內密。與交者多愛之。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爲親信。護察榮謹愿。擢爲中外府水曹參軍。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城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二城孤迴。勢不相救。請於州鎮間更築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孝先於上流縱大筏。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爲寇亂。使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爲寇。周武親總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平齊。以功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榮少與隋文帝親狎。帝嘗與夜坐月下。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未幾周宣崩。文帝總百揆。召榮撫其背。笑曰。吾言驗。未卽拜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藩部大夫。文帝受禪。引爲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位上儀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討平之。煬帝卽位。入爲武侯驃騎大將軍。以嚴正聞。後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人夷多應者。

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爲中國疲弊。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請止行。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冑。帝知之。大悅。每勞勉之。帝後以榮年老。欲出爲郡。榮陳請。不願。哀之。拜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原。明年。從帝至柳城。卒於懷遠鎮。帝爲廢朝。贈兵部尚書。謚曰恭。子福善。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蚪。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子。召補州都督。周文帝。署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徙居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領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沒於陳。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儁。賫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拜上儀同。復事衛王。時隋文帝出爲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文帝。晃知帝非常人。深自結納。及帝去官歸京師。晃迎見於襄邑。帝甚歡。與晃同飯。晃因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帝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帝令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爲驗。文帝受禪。與晃言及之。晃再拜曰。陛下君臨寓內。猶憶曩時之言。上笑曰。公此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爲公。河間王弘之。擊突厥。晃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途用事。勢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軍中臥。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與高穎有隙。二人屢譖晃。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出爲懷州刺史。遷原州總管。卒於官。帝爲廢朝。謚曰敬。子長壽。頗知名。位驃騎將軍。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爲相。燕恒三州刺史。襄武

縣公安。美姿容，善騎射。天和中，襲爵襄武公，授儀同小司、右上士。隋文帝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哲爲儀同安叔。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曰：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帝爲之改容，曰：我爲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帝亦爲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哲，上儀同、黃臺縣男。文帝卽位，歷內史侍郎、尚書左丞、黃門侍郎。平陳之役，爲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無備，夜襲之，賊可破也。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詔書勞勉，進位上大將軍、鄧州刺史，轉鄧州刺史，求爲內職。帝重違其意，除領左右將軍，遷右領軍大將軍，拜哲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爲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安別出長川，會虜渡河，與戰破之。仁壽元年，出安爲寧州刺史，哲爲衛州刺史。安子瓊、哲子瑋，始自襁褓，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親顧如是。帝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獎大節。體此至公，徃者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寧州刺史趙郡公安，其叔璋潛結藩枝，包藏不逞。安與弟哲深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旣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已。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地。朕常爲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察聖典，求諸徃事，父子天性，忠孝猶不並立。況復叔姪，恩輕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正得理。宜錄舊

勲重弘賞命於是拜安哲俱爲柱國賜練各五十匹馬百匹羊千口以哲爲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家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獻歛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謚曰懷子瓊嗣少子孝恭最知名哲煬帝時工部尚書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卒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真魏天水太守父承寶商直浙三州刺史尚希齟齬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范陽盧辯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共推服周文帝嘗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文帝奇之賜姓普六茹氏擢爲國子博士累轉舍人上士明武世歷太學博士太子官尹計部中大夫賜爵高都侯東京司憲中大夫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宣帝崩與相州總管尉遲迥發喪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遁及明迥方覺令數十騎追不及遂歸京師隋文帝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迥而至待之甚厚及迥屯兵武陟遣尚希領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文帝受禪拜度支尚書進爵爲公歲餘出爲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以爲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材自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克所謂人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閑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用則易得賢才帝覽而嘉之遂罷天下諸郡後歷位瀛州刺史兵部禮部二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醇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爲朝廷所重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以爲陛下宜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上歡然

曰公愛我者尚希有足疾謂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臥臨之於是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園驃騎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瀛水立隄防開稻田數千頃人賴其利卒官謚曰平子旻嗣後封丹水縣公位安定郡丞

張斐字士鴻河間鄭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爲蕩難將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周文引爲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織大夫雍州中從事應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虞鄉縣公復入爲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爲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隋文帝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及謁見敕令勿拜扶杖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詔答之卒贈滄州刺史謚曰定所撰老子莊子義名道言五十二篇斐好學有父

道言

風仕魏位員外侍郎周文引爲外兵曹明武世位冢宰司錄賜爵北平縣子宣帝時加儀同進爵爲伯隋文帝爲丞相斐深自推結帝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爲尚書右丞進爵爲侯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毀骨立未暮授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歷太府卿戶部尚書晉王廣爲揚州總管授斐司馬加銀青光祿大夫斐性厚和有識度甚有當時譽後拜冀州刺史晉王廣頻表請之復爲晉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晉王爲皇太子復爲冀州刺史位上開府吏人悅服稱爲良二千石卒官子慧寶官至絳郡丞開皇中有劉仁恩者政績爲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呂仲肅於荆門仁恩計功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時譽馮翊郭均上黨馮世蕃並明悟有幹略相繼爲兵部尚書此三人俱顯名於世然事行闕落史

莫能知。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兗州刺史。孝慈少沉謹，有器幹，美容儀。仕周，位至工部中大夫，封臨水縣公。隋文帝受禪，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徵天下匠，織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總其事，世以爲能。歷位兵部尚書，待遇愈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官官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拜孝慈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及於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乍深乍淺，乃決渭水爲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領太子左衛率，仍判工部、戶部二尚書，稱爲幹理。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率如故。先是以百寮供費不給，臺省府寺咸置厩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爲官與百姓爭利，非興化之道，表請公卿已下，給職田，各有差。上並納焉。上將廢太子，暉其在東宮，出爲浙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形於言色。遷洪州總管，俱有惠政。後桂林山越相聚爲亂，詔孝慈爲行軍總管，擊平之。卒。官子會昌，孝慈兄順，周眉州刺史。子沙羅，字子粹，仕周，以破尉遲迴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遼泰縣公。開皇中，歷位資中、二州刺史，檢校利州總管。從史萬歲擊西爨，進位大將軍，尋檢校益州總管長史。及蜀王秀廢，沙羅坐除名。卒。子康嗣。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寶，周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文史。周武成初，封隴城縣侯。保定四年，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隋開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使於淮浦，監脩船艦，以強濟。見稱。累遷尚書左丞。文帝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

言壽奏劾之曰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鑾輿徙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厠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畧暫往江南重收家產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畧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爲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一言纔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徵之等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情涉阿縱如不以爲非豈關理識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書侍御史臣劉行本虧失憲體何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上嘉納之後授太常少卿出爲基州刺史有公廉稱入爲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嗣位漢王諒反左僕射楊素爲行軍元帥壽爲長史事平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大業四年拜內史令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衆屯金山東西連營三百餘里以圍渾主還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在道卒帝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謚曰景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帝追思之擢敏守內史舍人交通博徒數泄省中語化及之反敏創其謀僞授內史侍郎爲沈光所殺

論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咸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故知人之分器各有量限大小云異不可相踰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法王韶元巖任當彼相並見巖憚莫敢爲非謗之風有足稱矣宇文弼寓量宏遠聲望攸歸斯言不密以致傾殞惜矣伊婁謙志識弘深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君子風焉李圓通郭榮龐晃等或陳力經綸之際或自結龍潛之始其所以高位厚秩隆恩殊寵豈徒然哉李安雖則滅親而於義亦已踈矣楊尚希譽望隆重張昷蘇孝慈咸稱貞幹並擢自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元壽之彈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伐蓋不足云端揆之  
贈則為優矣

十月十九日朝秋晴快然

北史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三 終

魏書卷七十五

北史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

段文振

來護兒

樊子蓋

周羅暉

周法尚

劉權

衛玄

李景

薛世雄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甘渭四州

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智過人。明達世務。初爲周冢宰。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器局。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後從周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爲內應。文振杖槊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城。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反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錄前後勳。將拜柱國。以讒毀。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進平鄴都。又賜綺羅二千段。後從滕王迥擊稽胡。破之。又以天官都上士從章孝寬經畧淮南。俄而尉遲迥作亂。時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城。迥遣人誘之。文振不顧。隋文帝引爲丞相掾。司馬消難之奔陳。文帝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尉少卿。兼內史侍郎。尋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平叛蠻。加上開府。遷鴻臚卿。衛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爲長史。坐勲簿不實。免官。後爲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管。改封龍岡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遂北至居延塞。開皇九年。大舉伐陳。爲元帥。秦王司馬。別領行軍總管。及平江南。授揚州總管。司馬。轉并州總管。司馬。以母憂去職。後拜雲州總管。遷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破達頭可汗於沃野。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馳馬。比還。世積以罪誅。文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錄。後平越嶲叛蠻。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反。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爲賊所襲。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亂。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帝慰諭之。授大將軍。拜靈州總管。煬帝卽位。徵爲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

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文帝時容納突厥啟人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恐爲國患乃上表請以時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世之長策時兵部侍郎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並弗納及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軍疾篤上表以爲遼小醜未服嚴刑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弊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鞅鞅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公諡曰襄長子詮位武牙郎將次子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爲武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秘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來護兒字崇善本南陽新野人漢中郎將歛十八世孫也曾祖成魏新野縣侯後歸梁徙居廣陵因家焉位終六合令祖疑步兵校尉秦郡太守長寧縣侯父法敏仕陳終於海陵令護兒未識而孤養於世母吳氏吳氏提攜鞠養甚有慈訓幼而卓犖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踴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因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專事筆硯也群輩驚其言而壯其志及長雄畧秀出志氣英遠涉獵書史不爲章句學始侯景之亂護兒世父爲鄉人陶武子所害吳氏每流涕爲護兒言之武子宗數百家厚自封植護兒每思復怨因其有婚禮乃結客

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賓客皆懼。不敢動。乃以其頭祭伯父墓。因潛伏歲餘。會周師定淮南。乃歸鄉里。所住白土村。地居疆場。數見軍旅。護兒常慨然。有立功名之志。及開皇初。宇文忻賀若弼等鎮廣陵。竝深相禮重。除大都督。領本鄉兵。破陳將曾永。以功授儀同三司。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賞物一千段。十一年。高智慧據江南反。以子總管統兵。隨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爲營。周三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竒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爲然。護兒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張天。賊顧火而懼。素因是動。一鼓破之。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皆平。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封襄陽縣公。食邑百千戶。賜物二千段。奴婢百人。護兒招懷初附。威惠兼舉。置書勞問。前後相屬。時智慧餘黨盛。道延阻兵爲亂。護兒又討平之。遷建州總管。又與浦山公李寬討平黠歙逆黨汪文進。進位柱國。封永寧郡公。文帝嘉其功。使畫工圖其像。以進。十八年。詔追入朝。賜以宮女寶刀駿馬錦綵等物。仍留長子楷爲千牛備身。使護兒還職。仁壽初。遷瀛州刺史。以善政聞。頻見勞勉。煬帝嗣位。被追入朝。百姓攀戀。累日不能出境。詣闕上書致請者。前後數百人。帝謂曰。昔國步未康。卿爲名將。今天下無事。又爲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仍除右驍衛大將軍。尋遷左。又改上柱國。爲光祿大夫。徙右翊衛大將軍。進封榮國公。恩禮隆密。朝臣無比。大業六年。車駕幸江都。謂護兒曰。衣錦晝遊。古人所重。卿今是也。乃賜物二千段。并牛酒。令謁先人墓。宴鄉里父老。仍令三品已上。並集其宅。酣飲盡日。朝野

榮之遼東之役以護兒爲平壤道行軍總管兼檢校東萊郡太守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沮水去平壤六十里高麗主高元掃境內兵以拒之列陣數十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曰吾本謂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之而朝食高元弟建驍勇絕倫率敢死數百人來致師護兒命武賁郎將費青奴及第六子左千牛整馳斬其首及縱兵追奔直至城下俘斬不可勝計因破其郭營於城外以待諸軍高麗晝閉城門不敢出會宇文述等衆軍皆敗乃旋軍以功賜物五千段以第五子弘爲杜城府鷹揚郎將以先封襄陽公賜其子整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反進攻洛陽護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尚等議旋軍討逆法尚等咸以無敕不宜擅還再三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當不關諸人也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弘及整馳驛奏聞帝見弘等甚悅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授弘通議大夫整公路府鷹揚郎將乃降璽書於護兒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臬此元惡期在不遙勒名太常非公而誰也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玄感於闕鄉斬平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五千段黃金千兩奴婢百人贈父法敏東陽郡太守永寧縣公十一年又率師渡海破高麗奢畢等二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將趣平壤高元震懼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請降帝許之詔護兒旋軍護兒集衆軍謂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敝野無青草以我衆戰不日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僞主獻絕而歸也於是拜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之以爲不可護兒曰賊勢破矣吾在闕外事

諸賊歌

合專決。寧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師。違拒詔書。必當奏聞。諸將懼。乃同勸還師。方始奉詔。及帝於鴈門。爲突厥所圍。將選精騎。潰圍而出。護兒及樊子蓋並固諫。乃止。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諫曰。自皇家受命。將四十年。薄賦輕徭。戶口滋殖。陛下以高麗逆命。稍興軍旅。百姓無知。易爲咨怨。在外群盜。往往聚結。車駕遊幸。深恐非宜。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息。出師命將。掃清群醜。上稟聖算。指日剋除。陛下今幸江都。是臣衣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專爲身謀。帝聞之。厲色而起。數日不得見。後怒解。方被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因不敢言。尋代宇文述爲左翊衛大將軍。及宇文化及構逆。深忌之。是日旦將朝見。執護兒曰。陛下今何在。左右曰。今被執矣。護兒歎曰。吾備位大臣。荷國重任。不能肅清凶逆。遂令王室至此。抱恨泉壤。知復何言。乃遇害。護兒重然諾。敦交契。廉於財利。不事產業。至於行軍用兵。特多謀算。每覽兵法曰。此亦豈異人意也。善撫士卒。部分嚴明。故咸得其死力。子十二人。楷通議大夫。弘金紫光祿大夫。整左光祿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御。討擊群盜。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至是並遇禍。子姪死者十人。唯少子恒濟二人免。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齊。位仁州刺史。子蓋仕齊。位東海北陳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侯。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郢州刺史。隋文帝受禪。以儀同領鄉兵。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歷辰嵩齊三州刺史。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祿少卿柳審

大  
青木香

之餞於灞上。煬帝卽位，轉涼州刺史，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加金紫光祿大夫。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之口味百餘斛，加右光祿大夫。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鑾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慰勉之。是歲朝於江都宮。帝謂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繡夜行耳。因敕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戶部尚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遼東之役，攝左武衛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不行，加左光祿大夫。其年，帝還東都，使子蓋涿郡留守。九年，駕復幸遼東，命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逼城。子蓋遣河南贊務裴弘策逆擊之，反爲所敗，遂斬弘策，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會來護等救至，玄感乃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萬人。又檢校河南內史，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帝勞之，以比蕭何。寇恂加光祿大夫，封建安侯，賜女樂五十人。謂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郡，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勇夫重閉之義，無賴不軌者，便誅鉏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爲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令謨。

都

是日進爵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後與蘇威字文述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盃屬子蓋酒，曰：「良算嘉謀，侯公後動，卽以此盃賜公，用爲永年之瑞。」十一年，從駕至鴈門，爲突厥所圍，帝欲選精騎潰圍出，子蓋及來護諫，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爲勳格，人心自奮，不足爲憂。帝從之後，援兵至，虜乃去。納言蘇威追論勳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子蓋進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爲盜，其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衆，經年不能破賊。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東京。上悲傷者久之，顧黃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何語？」矩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恥，帝聞之，歎息，令百官就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會葬萬餘人。武威人吏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無他權畧，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蒞官明察，下莫敢欺，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

周羅暉，字公布，九江潯陽人也。父法暉，仕梁，至南康內史。臨蒸縣侯羅暉，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誠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暉終不改。仕陳，爲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爲流矢中左目。齊師之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鬪心。羅暉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副之，斬首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暉進救之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明徹之敗，羅暉全衆而歸。後以軍功除右軍將軍。



封始安縣伯。總檢校揚州中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之。將士分賞。驍雄陳宣帝深歎美之。出爲晉陵太守。進爵爲侯。後除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人懷其惠。立碑頌德。至德中。除使持節都督南川諸軍事。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暉甚得人心。擁衆嶺表。意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暉拒絕之。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愈重。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尚書孔範曰。周羅暉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及隋伐陳。羅暉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及陳主被禽。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主手書命之。羅暉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乃降。文帝慰喻之。許以富貴。羅暉垂泣對曰。本朝淪亡。臣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爲幸。富貴榮祿。非臣所望。帝甚器之。賀若弼謂曰。聞公郢漢捉兵。卽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暉荅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三司。鼓吹送之于宅。先是陳裨將羊翔歸降。使爲鄉導。位至開府。班在羅暉上。韓禽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位在羊翔下。羅暉荅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人臣之論。禽有媿色。歷幽涇二州刺史。竝有能名。開皇十八年。征遼東。徵爲水軍總管。自東萊汎海。趣平壤城。遭風。船多漂沒。無功而旋。十九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致討。羅暉先登。大破之。進大將軍。仁壽元年。入爲東宮右虞候。率賜爵義寧郡公。轉右衛率。煬帝卽位。授右武侯大將軍。副楊素討平漢王諒。進授上大將軍。及陳主卒。羅暉請一臨哭。帝許之。衰經送至墓。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之。世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據絳晉等三州。

未下。詔羅暎行晉絳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中流矢卒。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卽除殄。無爲戀恨。是時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七月。子仲隱夢羅暎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謚曰壯子仲安。位上開府。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成人也。祖靈起。梁廬桂二州刺史。父炅。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少果勁。有風槩。好讀兵書。其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爲散騎常侍。領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旣而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爲定州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執禁法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未決。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不獲已也。法尚遂歸周。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賜良馬五匹。女妓六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爲背已奔陳。僞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若得軍來。必無鬪者。猛引師急進。法尚設奇兵。大敗之。猛僅以身免。隋文帝爲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攻圍之。外無救援。法尚棄城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陳。及文帝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鷗叛蠻。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宓。遷衡州總管。改封譙郡公。後上幸洛陽。召之。賜金鈿酒鐘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尚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公卿知朕之寵公也。轉黃州總管。使經畧江南。及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隸秦孝王。轉鄂州刺史。遷永州總管。安集嶺南。仍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爲帳內。前後賞賜甚厚。轉桂州總管。仍嶺南

道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未幾桂州人李光仕反令  
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之法尚發嶺南兵世積徵嶺北軍俱會  
尹州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獨討之捕得其弟  
光畧光度追斬光仕平之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  
之雋州烏蠻反詔法尚便道討擊破之軍還檢校潞州事煬帝嗣  
位轉雲州刺史遷定襄太守進金紫光祿大夫時帝幸榆林法尚  
朝于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宮外  
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  
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法尚曰兵車千里動間山谷卒有不虞四  
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雖有故事此取敗道也帝不懌曰卿  
以爲如何法尚曰請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  
間若有變當頭分抗車爲壁壘重設鈎陳此與據城何異臣謂牢  
固萬全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明年黔安夷向思多反殺  
將軍鹿愿圖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尚破思多  
于清江及還從討吐谷渾別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于青海出爲  
燉煌太守遷會寧太守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  
與宇文述來護等破之以功進授右光祿大夫時齊郡人王薄孟  
讓等爲盜保長白山法尚頻擊破之明年復臨滄海在軍遇疾卒  
贈武衛大將軍謚曰僖有子六人紹範最知名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擢侍中左武衛大  
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爲記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興勢  
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賜以萬釘寶帶稍遷開府儀  
同三司大府中大夫攝內史事仍領京兆尹稱爲強濟隋文帝作  
相檢校熊州事及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

拜嵐州刺史。會起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後爲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逆，以玄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旣到官，時獠攻圍太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群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汝等勿驚，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歸附者十餘萬口。文帝大悅，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劍南安撫。煬帝卽位，後徵爲衛尉卿。夷獠攀戀，數十里不絕。及與之決，竝揮涕而去。遷工部尚書。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未幾，拜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轉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帥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衆而還，拜金紫光祿大夫。九年，駕幸遼東，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拜爲京兆內史，尚書如故。許以便宜從事，敕代王待以師傅禮。會楊玄感圍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塚，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旣出潼關，議者恐峭函有伏兵，請於陝縣，沿流東下，直趨河陽以攻其背。玄曰：「此計非豎子所及也。」乃鼓行而進，旣度函谷，卒如所量。乃遣武賁郎將張峻爲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趨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文帝曰：「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激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大半。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芒。會宇文述來護，等援兵至，玄感西遁。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龐玉前鋒追之。及于闕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臣也，使朕得無西顧之憂。進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臥恒宜自牢也。」今特給千兵，以克侍從。與樊子蓋俱賜以玉麟符，以

代銅獸十一年詔玄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遣內史舍人封德彝馳喻之曰京師國本宗廟園陵所在藉公臥以鎮之玄乃止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子孝則位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卒

劉權字世略彭城豐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權少有狹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仕齊位行臺郎中齊亡周武帝以為假淮州刺史開皇中以車騎將軍領鄉典兵從晉王廣平陳進授開府儀同三司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十二年拜蘇州刺史賜爵宋城縣公時江南初平權撫以恩信甚得人和煬帝嗣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權出伊吾道逐賊至青海乘勝至伏侯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年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道道路無壅徵拜司農卿加金紫光祿大夫尋為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群盜起不得進詔權召募討之權率兵遇賊不戰先乘單船詣賊營說以利害群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及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遇盜賊群起群豪願推權為首權竟固守以拒之子世徹又密遣人賫書詣權稱四方擾亂諷令舉兵權召集佐寮對斬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世徹倜儻不羈頗為時人所許大業末群雄竝起世徹所至處輒見忌多拘禁之後竟為兗州賊帥徐圓朗所殺權從叔烈字子將美容儀有器局位鷹揚郎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功授儀同三司後以

平尉遲迥。進位開府，賜爵平寇縣公。隋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以功進上開府。及高智慧等反，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還授鄜州刺史。十七年，遼東之役，爲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文帝奇其壯武，使祖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史萬歲擊突厥於太斤山，別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義城公主於突厥，至恒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爲虜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力戰三日，殺虜甚衆，改授韓州刺史，以事王故不之官。仁壽中，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諒頻遣高喬、喬鐘葵等攻之，景率士卒殊死戰，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竝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推誠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及朔州總管楊義臣援兵至，合擊大破之。先是，府內井中甃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爲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城下跡長四尺五寸。景問巫者，巫者曰：「此不祥之物，來食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景尋被徵，進柱國，拜右武衛大將軍，賜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爲時所許，帝甚信之。又擊破叛蠻，向思多，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祿大夫。五年，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上至隴川宮，帝將大獵，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色，爲人奏，帝大怒，令擗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掌選舉。明年，攻高麗武列城，破之，賜爵苑丘侯。八年，出渾彌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使景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進爵滑國公。楊玄感之反，朝臣子弟多預焉，景獨無關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見重如此。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戰

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駢于時盜賊蜂起。景遂召募。以備不虞。武賁郎將羅藝與景有隙。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曰。縱人言公闕天闕。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爲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士卒患脚腫。死者十六七。景撫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景無所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嵩救之。遂歸柳城。將還幽州。遇賊見害。契丹靺鞨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子世謨。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燉煌。父回。字道弘。仕周。位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漕渠監。世雄。兒童時。與群輩戲。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勢。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帥都督。隋開皇中。累遷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爲右監門郎將。從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慎。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謂群臣曰。欲舉好人。諸君識否。咸曰。不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薛世雄。群臣皆稱善。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爲玉門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人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故人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積。伊吾懼。請降。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鎮之。而還。進位正議大夫。遼東之役。爲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石山。爲賊所圍。自餘重。四面矢下如雨。雄以羸師爲方陣。選勁騎二百。縱擊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復征遼東。拜右候衛將軍。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反。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爲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遷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留守。未幾。李密

逼東都。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次河間。營於城南。竇建德率精銳數百人來襲之。大敗。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慙志發病歸涿郡。卒。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徹。萬備。並以驍武知名。

論曰。段文振有周之日。早以武毅見知。隋氏之初。又以幹力受委。任兼文武。稱為諒直。其高位厚秩。非虛致也。來護幼懷。倜儻猛槩。抑揚晚致。勤王驅馳。畢力樓船。制勝掃勅。敵如拾遺。闕鄉討亂。翦兇魁。如摧朽。位班上將。顯居大國。道消邁難。忠至不渝。惜矣。子蓋雅有幹局。質性方嚴。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邦邑。勤亦懋哉。羅喉忠亮之性。所在稱重。送徃之節。義感人臣。死而有知。乃結草之義。法尚征伐。四夷亦足嘉焉。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族。雄名早著。時逢擾攘。任等尉佗。遂能拒子邪言。足驗誠臣之節。李薛並以驍武之用。當于有事之秋。致茲富貴。可謂自取。時述遭躓。良有命乎。

昭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薄日雲也

裴政

李諤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梁毗

柳彧

趙綽

杜整



逼東都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父可謂營於成。有...  
精銳數百人來襲之。大敗世雄。與左右數十騎直入河。相...  
發病歸涿郡。卒。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徽。萬備。皆以統武...  
論曰。段文振有周之目。早以武毅見知。有氏之初。又以幹力...  
任兼文武。稱爲諒道。其高位厚秩。非虛致也。來護力。假...  
抑揚晚致。勤王。驅馳畢力。樓船制勝。掃勅敵。如合遺...  
光。魁如推朽。位班上將。顯居大國。道消。難忠。至不渝...  
...有幹局。質性方嚴。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邦邑。勸...  
...忠亮之性。所在稱重。送往之節。義感人臣。死而有...  
...法尚征伐。四夷亦足。嘉焉。文昇。東都解圍。頗亦...  
...當于自專。文。殊。姪。效。富。貴。回。請。自。取。...  
...劉。權。淮。楚。舊。疾。推。名。早。...  
...氏。國。向。南。...

北史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五

裴政

李諤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梁毗

柳彧

趙綽

杜整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祖邃父之禮並南史有傳政幼聰明博聞強記達於從政爲當世所稱仕梁以軍功封爲夷陵侯給事黃門侍郎及魏軍圍荊州政在外見獲蕭瑒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不可爲爾君乎爾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不然分署領矣鎖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破已自爲帝王琳孤弱不能復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吾以間使被禽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瑒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人之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因得釋會江陵平與城中朝士俱送京師周文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入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官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

義士也

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又善鐘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事在紹遠傳隋開皇元年爲率更令加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脩定律令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誠懇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再三催促榮令元愷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名帳安在元愷云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卽以詰榮榮便拒諱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阿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榮位高任重縱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愆計不須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

端之言。妄想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證。蒨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蒨語元愷。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興數入侍太子。爲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謂定興曰。公所爲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疎政。由是出爲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寮吏。人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衆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衆。合境惶懾。令行禁止。稱爲神明。爾後不脩囹圄。殆無諍訟。卒於官。著承聖實錄十卷。及太子廢。文帝追憶之。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金位膳部郎。學涉有文藻。以輕財貴義稱。

承聖實錄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博學解屬文。仕齊爲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隋文帝有帝王志操。深自結納。及帝爲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帝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工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時務。遷書侍御史。上謂群臣曰。朕昔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禮教彫敝。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人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大臣之內。有父祖之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引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經。強傳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

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為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務。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時文體尚輕薄。流宕忘反。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人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鑄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中。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義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浮詞。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

四

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卽劾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具陳其弊請加罪黜以懲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蹇之譽而潛有匡正之志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污雜非敦本之義遂奏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在所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竝令遠道限以時日時逢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農工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卽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爲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竝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文帝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人夷悅服卒官四子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才器大業初判內史舍人次大體大鈞竝位尚書郎鮑宏字潤身東海邳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仕梁位書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爲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爲中記室累遷通直散騎侍郎江陵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爲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陳謀伐齊遂出兵度江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策宏以爲先皇往日出師洛陽彼有其備每不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爲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小御正賜爵平遙縣伯加儀同隋文帝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爲謙將達奚暉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馳傳入京文帝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進爵爲公歷利邳二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遲迴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金氏

訪及群下。宏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其姓劉氏，秦貞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請賜以皇族。帝曰：善。因賜義臣姓楊。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于家。初，周武帝敕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爲帝緒，疎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仕齊，歷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周武帝以爲許州司馬。隋文帝受禪，累遷戶部侍郎。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爲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知名。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旣痘，又聾，嫁之不售，嘗樵菜於野，爲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申省構判曰：母不能言，窮究理絕，案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所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爲姓。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爲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蓋屋令，甚有能名。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仁壽初，又爲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爲吏部者多以不稱去職，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爲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所舉薦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開皇中，昌黎豆盧實爲黃門侍郎，稱爲慎密。河東裴術爲右丞，多所糾正。河內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爲刑

部並執法平允。京兆韋焜爲戶部郎，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爲延州，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爲當時所稱。

榮毗字子謀，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群言，仕周位內史下士。隋開皇中，累遷殿內局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史，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蓄牧爲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絕其事。上聞而嘉之，賫絹百匹，轉蒲州司馬。漢王諒之反也，河東家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覺變，遁歸關中。長史渤海高義明謂毗曰：「河東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爲難不細。城中雖復匈匈，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立定耳。」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爲渤海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書侍御史。帝謂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爲百寮震懾。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爲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文帝有舊，及爲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帝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帝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兼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知命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仕陳爲太學博士。南嶽正。及陳滅。歸於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爲沂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以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爲百寮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寮震慄。遼東之役。爲東曉道受降使者。卒於師。贈御史大夫。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郟陽縣公。父茂。周滄。苑二州刺史。毗性剛褻。頗有學涉。仕周。累遷布憲。下大夫。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遷武藏大夫。隋文帝受禪。進爵爲侯。開皇初。以鯁正。拜書侍御史。名爲稱職。轉大興令。遷雍州贊務。毗旣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回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雋。由是遞相陵辱。每尋干戈。邊境畧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徵爲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重擅權。百寮震懼。恐爲國患。因上封事曰。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謹。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姦圖。四海稍虞。必爲禍始。夫姦臣擅



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帝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極言曰：「素旣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毗發言謦謦，有誠亮之節。帝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懼伏，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左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煬帝卽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爭，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爲大夫。毗憂憤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弔之子敬真位大理司直。時煬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罪，令敬真案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爲祟而死。」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世居襄陽。父仲禮，南史有傳。仲禮梁敗，見囚于周。復家河東。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爲寧州總管掾。武帝親總萬機，彧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爲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之後，帝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彧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搃旗，必由神畀。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爲重，俱稟成算，非專已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於是。留守並加品級。隋文帝受禪，歷尚書、虞部、屯田二侍郎。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頴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槩，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旣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頴聞而歎伏。後遷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爲百寮敬憚。上嘉其姁直，謂曰：「大丈夫當立名。」

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在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群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人在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干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或劾之曰：君明忽劬勞之痛，惑嬖爾之親，冒此苴衰，命彼褊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遘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家竟坐得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頹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以乂。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政道，無憚疲勞，至乃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荅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分夜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上覽而嘉之，以其家貧，敕有司與之築宅。因曰：柳或，正直之士，國之龜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懼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敕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曰：奉敕推公罪。素遽下。或據案坐，立素於庭前，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或時方爲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或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戲，遙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鳴

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伎。詭狀異狀。外內共觀。曾不相避。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非益於化。實損於人。請頒天下。並即禁斷。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史。贓汙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羶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仁壽初。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政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秀復賜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或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配戍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遇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或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或入城。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素卒。乃自申理。有詔徵還。卒於道。有子紹。為介休令。

政道集卷十

趙綽字士倬。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周初為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為內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隋文帝為丞相。知其清正。引為錄事參軍。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文帝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歷大理正。尚書都官侍郎。每有奏讞。正色侃然。漸見禮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曰。若更有聞見。宜數言之。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待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

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襪俗云利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悉令斬之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卽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以萬計後進開府贈其父爲蔡州刺史時

河東薛胄爲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上爲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二子方元襲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潁川太守父闢滑州刺史整少有風槩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鄉侯周文引爲親信累遷儀同三司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縣公入爲勳曹中大夫隋文帝爲丞相進位開府及帝受禪加上開府進封長廣郡公拜左武衛將軍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衛王爽北伐以整爲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密進取陳策上善之以爲行軍總管鎮襄陽卒上傷之謚曰襄子楷嗣位開府整弟肅亦有志行位北地太守

論曰。大厦之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格椽棟梁。莫可棄也。裴政李諤。鮑宏高構。榮毗陸知命等。或文能道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眾星也。趙綽居大理。圖圖無冤。柳彧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強禦。梁毗得之矣。邦之司直。柳彧近之矣。杜整以聲績著美。其有以取之乎。

昭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好晴也

北史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五 終

魏世國圖

北史卷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

魏世國圖

張定和

張齋

麥鐵杖 沈光

權武

王仁恭

吐萬緒

董純

魚俱羅

王辯

陳稜

及古圖

七

趙才

張定和字處謚京兆萬年人也家少貧賤有志節初爲侍官隋開皇九年平陳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求鬻之妻不與定和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克征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賚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歷宜州刺史河內太守頗有惠政遷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擊之旣與賊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中流矢而斃其亞將柳武達擊賊悉斬之帝爲之流涕贈光祿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

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子世立嗣尋拜光祿大夫

張齋字文懿清河東武城人也本名犯廟諱七代祖沈石季龍末自廣陵六合度江家焉仕至桂陽太守孫朏晉佐著作郎坐外祖楊佺期除名徙于南譙因寓居之齋好讀兵書長於騎射尤便刀楯父雙自清河太守免歸周時鄉人郭子翼密引陳寇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齋贊成其謀竟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及隋文帝作相授丞相府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江都也特敕齋從因爲間諜平陳之後頗有力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歲餘齋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拜大將軍文帝命升御坐宴之謂曰卿可爲朕兒朕爲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後賜綠沈甲獸文具裝綺羅千匹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慧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歷

撫濟二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爲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諒軍多物故。衆獨全。帝善之。仁壽中卒於潭州總管。謚曰莊子孝廉。

麥鐵杖。始興人也。貧賤。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踈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爲事。不修生業。陳大建中。結聚爲群盜。廣州刺史歐陽頎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繖。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牙時。仍又執繖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弗之信。後南徐州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矣。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賫敕而往。明旦反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闕五字

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度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爲賊所禽。逆帥李稜縛送高智。慧行至慶亭。衛者憇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食。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叙戰勳。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卽位。漢王諒反。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除萊州刺史。無蒞政名。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群盜屏迹。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豆不殊。何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時人以爲敏捷。尋除左屯衛大將軍。帝待之愈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爲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額。瓜蒂歆鼻。療黃不差。而

臥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叉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為之流涕，購得其屍，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謚曰武烈子孟才嗣。授光祿大夫孟才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贈鉅萬，賜輜輶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命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為執紼。王公以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彊侯，謚曰剛子傑嗣。金叉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其死節，將子恩錫殊厚。拜武賁郎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志。與武牙郎將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乃流涕扼腕，相與謀於

沈光

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之子謙知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居道仕陳為吏部侍郎，陳滅徙家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為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兄竝以傭書為事。光獨跣跣交，通輕俠，為京師惡少年所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為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伐遼東，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霸上，百餘騎。光酌酒，誓曰：是行若不建功立名，當死於高麗，不復

肉飛仙



與諸君相見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  
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擊而墜未及地適遇竿  
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  
散大夫賜寶刀良馬恒置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爲折衝郎將賞  
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賜之同輩莫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  
節及江都之難潛構義勇將爲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爲給  
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使總統營於禁內時麥孟才錢傑  
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又俛首事讎受  
其驅率何用生爲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  
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竝荷先帝恩今  
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讎如鷹鷂之逐鳥雀孟才爲將軍領江淮衆  
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世陳謙告其事化及大  
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竝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卽  
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  
營內誼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卽襲化及營空無所獲逢舍人元敏  
數而斬之德戡兵至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  
級賊皆披靡德戡輒復遣騎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遇害時年二  
十八麾下百人皆鬪死一無降者壯士聞之莫不爲之隕涕  
權武字武弄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仕周爲開府時  
武元皇帝之爲周將也與齊師戰於并州襲慶時從被圍百餘重  
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稍皆折脫冑擲地向賊大罵曰  
何不來斫頭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武  
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  
拳捷如此頻以軍功增邑周宣帝時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

開府。隋文帝爲丞相，引置左右。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錄，復還于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後荅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獄囚。武常以南越邊遠，政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爲。上令有司案之，皆驗，令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父爲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求哀。由是除名。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卽位，拜右武衛將軍，坐事免。後爲右屯衛大將軍，坐事除名。卒于家。子弘。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鄯州刺史。仁恭少剛毅脩謹，工騎射。秦孝王引爲記室，後爲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以功進位大將軍。歷呂衛二州刺史，尋改爲汲郡太守。有能名。上徵入朝，慰勉之，褒賜甚厚。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遼東之役，以仁恭爲將軍，及班師，仁恭爲殿，遇賊敗之。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曰：「往者謂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爲前軍。前後賞賚甚重。仁恭遂進軍至新城，破其軍。因圍之。帝聞之大悅，遣賜以珍物。進光祿大夫。會楊玄感反，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由是坐免。尋而突厥爲寇，詔仁恭以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來寇馬邑，復令二將勒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之，并斬二將。後突

厥復入定襄。仁恭復大破之。時天下大亂，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賑恤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其事泄，遂害之。武周於是開倉賑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置百官，轉攻傍郡。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有武畧，在周襲爵元壽縣公，累遷大將軍、小司武。隋文帝受禪，拜襄州總管，封穀城郡公。轉青州總管，頗有政名。徙朔州總管，甚為北狄所憚。後帝有吞陳志，轉為徐州總管，令脩戰具及大舉濟江。緒以行軍總管與西河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為太子，引為右虞候，率及帝即位，恐漢王諒為變，拜緒晉絳二州刺史。未出關，諒已舉兵，詔緒從楊素擊破之，拜左武侯將軍。大業初，轉光祿卿，賀若弼遇讒，引緒為證，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後守

東平太守。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及遼東之役，請為先鋒，拜左屯衛大將軍，指蓋馬道及還，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擊破元進，解潤州圍，賊窮蹙，請降。元進及其僞僕射朱燮僅以身免。於陣斬其僞僕射管崇及其將軍陸顛等五千餘人。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密求緒罪。有司奏緒怯懦違詔，除名配防建安。尋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嘉，發疾而卒。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仕周位司御上士，典馭下大夫。從武帝平齊，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隋文帝受禪，進爵漢曲縣公。後以軍功進位上

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拜左衛將軍改封順政縣公後從楊素平漢王諒以功拜柱國進爵郡公再遷左驍衛將軍齊王暕之得罪純坐與交通帝譴之純曰比數詣齊王者以先帝先后徃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臣誠不敢忘先帝語時陛下亦侍先帝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數日出爲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轉榆林太守會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模等保懸薄山帝令純討破之斬萬餘級築爲京觀又破賊魏麒麟於單父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爲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轉入沂水保伍不及山純擊之禽孝才於陣車裂之時盜賊日益純雖剋捷而所在蜂起有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遣鎖詣東都有司見帝怒甚希旨致純死罪竟誅

魚俱羅馮翊下邳人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爲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及沈玄愴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有功加開府封高唐縣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將出靈州道擊突厥逢之遂與俱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突厥入境輒禽斬之自是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下初煬帝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凶暴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温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帝以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旣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爲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安慮生邊患轉安州刺史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遺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大怒與伯隱

俱坐除名。未幾，越嶲飛山蠻反，詔俱羅白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鐘葵討平之。大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爲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時，百姓思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燮、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竝在京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絕，于時東都饑饉，穀食踊貴，俱羅遣家僮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廷微知之，恐有異志，案驗不得其罪。帝復令大理司直梁敬真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爲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帥徒敗衄，斬東都市家口籍沒。

王辯字警畧，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軍糧，爲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仁壽中累遷車騎將軍。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諲，賜爵武寧縣男。累以軍功加至通議大夫，尋遷武貞郎將。及山東盜賊起，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賊不足憂。」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勃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令辯擊之。屢挫其銳，帝在江都宮，聞而召之。及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略士達。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才兒等，往往屯聚，大者十數萬，小者數千。寇掠河北，辯擊之，所向皆捷。及翟讓寇徐豫，辯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克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攻敗密，乘勝將入城。世克不知，恐將士勞倦，鳴角收兵，翻爲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遂涉水至中流，爲溺人所引，墜馬，竟溺死。三軍莫不痛惜之。時有河南斛

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從衛玄討楊玄感。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異之。圍鴈門。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力也。後頻討群盜。累功。至將軍。又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為將帥。數從征伐。並有名於世事。皆亡失。故史官闕云。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勇。事章大寶。為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于家。高智慧。汪文進反。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為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眾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已。不如偽從。別為後計。峴然之。後潛使稜至柱國李徹所。請為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泄。為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與

流求國

朝請大夫張鎮周。自義安洮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貿易。稜率眾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兜。遣兵拒戰。鎮周頻破之。稜進至低沒擅洞。其小王歡斯老模拒戰。稜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為五軍。趣其都邑。乘勝逐北。至其柵。破之。斬渴刺兜。獲其子烏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加稜右光祿大夫。鎮周金紫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為東萊留守。楊玄感反。稜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據梁都宮。阻淮為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襲破讓。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帝遣稜擊之。往見剋捷。超拜右禦衛將軍。復度清江。

北史七十八

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弒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衆縞素爲煬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稜後爲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而害之。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麤悍。無威儀。仕周爲輿正上士。隋文帝受禪。以軍功。至上儀同。後配事晉王。爲右虞候。率煬帝卽位。轉左備身驃騎右驍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轉右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爲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破賊。以功進金紫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再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事巡幸。才恒爲斥候。肅遇姦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颺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一年。帝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諫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乃出之。遂幸江都。待遇逾昵。時江都糧盡。內史侍郎虞世基。秘書監袁克等。多勸帝幸丹陽。才極陳入京策。世基極言度江。便帝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出。宇文化及殺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執之。謂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才默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請勸其同謀逆者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盃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爲諸人默然不對。行止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爲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洛賀。蘭蕃。俱爲武侯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論曰。虎嘯風生。龍騰雲起。英賢奮發。亦各因時。張定和。張濟。麥鐵

杖皆一時壯士。而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有鴻鵠志哉。終能振拔汙泥。申其力用。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得。丈夫之節矣。孟才錢傑沈光等咸懷恩舊。臨難亡身。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不亦宜哉。仁恭武毅見知文以取達。初在汲郡。清能可紀。後居馬邑。貪恡而亡。鮮克有終。斯言乃驗。吐萬緒董純以萑蒲不翦。遽嬰罪戮。大業之季。盜可盡乎。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釁王辯殞身。勅敵志在勤王。陳稜編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拒世基之詔。可謂不苟同矣。昭和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午後了

北史卷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 終

北史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

昭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始

宇文述

雲定典

趙行樞

述子化及

河馬德戡

裴虔通

王世充

段達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高祖偁與敦曾祖長壽。祖孤仕魏。並為沃野鎮軍主。父盛仕周。位上柱國。大宗伯。述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謹密。周大冢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武帝親總萬機。召為左宮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改封濮陽郡公。尉遲迥作亂。述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破迥將李雋軍於懷州。又與諸將破尉惇於永平橋。以功超

西川地鳳堂  
氏雷同南甫



拜上柱國。進爵襄國公。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虎若弼兩軍趣丹陽，述據石頭，以爲聲援。陳主旣禽，而蕭瑛、蕭巖據東吳地，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等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於是吳會悉平，以功授子化及爲開府，徙拜安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奏爲壽州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蓋世，數經將領，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國家大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移素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資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共博戲。每陽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旣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爲歡。」約大驚曰：「何爲者？」述因爲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亦從之。於是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晉王爲皇太子，以述爲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參掌武官選事。後改封許國公，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今不以兵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遂西遁。述追至曼頭城，攻拔之，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渾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帝西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爲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述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敕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

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服進宮掖由是帝彌悅焉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瞋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性貪鄙知人有珍異物必求取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之為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甚眾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及征高麗述為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軍壘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兮即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淥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請其營述先與丁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饑色欲疲述眾每鬪便北述一日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群議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偽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眾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淥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怒除其名明年帝又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淥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馳驛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西道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闕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斬其首傳行在所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鴈門也帝大懼述請潰圍而出來護兒及樊子蓋竝固諫帝乃止及圍解次太原議者多勸帝

雲定

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請便道向洛陽，自潼關入。」帝從之。尋至東都，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宮。述於江都遇疾，及疾篤，帝令中使相望于第，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能降臨。」帝遣司宮魏氏謂曰：「公危篤，朕憚相煩動，必有言可陳也。」述流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不破門戶。」魏氏返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唯憶陛下耳。」帝泫然曰：「述憶我耶？」將親臨之。宮人百寮諫乃止。及薨，帝爲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劍、四十人、輜輶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詔黃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雲定興者，隋會於述，初定興女爲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帷，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游。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著奇，炫耀時人，定興爲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率倣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禡耳。」人又學之，名爲許公禡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敕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爲之求官，謂之曰：「兄所製器仗，竝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因鳩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閱，帝稱甲仗爲佳。述奏並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十一年，累遷屯衛大將軍。又有趙行樞者，本大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爲兒，受其賂遺，稱爲驍勇，起家爲折衝郎將。化及，述長子也。性兇險。

字文化

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騫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爲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臥內。累遷至太子僕。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凌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翫。必請託求之。常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卽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京師。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訖以主救之。乃釋。并智及竝賜述爲奴。述薨後。煬帝追憶之。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將作少監。時李密據洛口。煬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還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知情。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閣裴虔通。互相扇惑。曰。聞陛下欲築宮丹陽。人人並謀逃去。我欲言之。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後事發。當族。將如之何。虔通曰。主上實爾。德戡又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囚其二弟。將盡殺之。吾輩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虔通等曰。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因逆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景符。璽郎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爲刎頸交。言無迴避。於坐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時李質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又趙行樞先交智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氏之甥。二人同以告智及。智及素狂勃。聞之喜。卽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圖叛。劫十二衛兵馬。虜掠居人財物。西歸。智及曰。不然。今天實喪隋。英雄竝起。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世良請

質

以化及爲主約定。方告化及。化及性驚怯。初聞之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告衆人。恐心未一。更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所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徧告所識者。言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群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其月五日。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遞相告。謀反逾急。德戡等知計行。遂以十日。總召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喧囂耳。中外隔絕。帝以爲然。孟景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候衛武賁。馮普樂。共布兵。捉郭下街巷。至五更。德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閣。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房。指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卽爲汝歸。虔通自勒兵守之。至旦。孟景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謁之。但低頭據案。荅曰。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請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明堂。號爲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群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弒帝於宮中。又執朝臣不同已者數十人。及諸王外戚。無少長。皆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爲帝。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爲所害。化及於是入據大宮。其自奉一如煬帝故事。每帳中南面端坐。人

有白事者。默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啓狀。共奉義方。裕世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竝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事將必敗。若何。行樞曰。廢之何難。因共李孝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立德戡爲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德戡及支黨。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推越王侗爲主。拜李密爲太尉。令擊化及。密壁清淇。與徐世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爲密所禽。送於侗所。鑊烹之。化及糧盡。度水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人吏。責米粟。王世怨之。以城歸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爲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醉後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疆來立我。今所向無成。負弒主之名。天下所不納。滅族豈非由汝乎。抱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鬪鬪。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爲恒。自知必敗。乃歎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於是鳩殺浩。僭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爲天壽。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反爲所敗。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携海內諸賊。遣士及徇濟北。徵求餉餽。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神通圍之十餘日。不剋而退。寶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禽化及。悉虜其衆。先執智及。元

武達孟景楊士覽許弘仁等皆斬之乃以轎車載化及至大陸縣城下數其弑逆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城公主梟之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群聚鬪雞習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爲其妻長孫氏妬而告述述雖爲隱而大忿之織芥之愆必加鞭箠弟士及恃尚主又輕忿之唯化及事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爲化及請命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表言其兇勃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拜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弑逆事皆智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爲右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獲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父元謙仕周爲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娥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爲侍官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內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勳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爲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內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反語在化及事中旣獲煬帝與黨孟景等推化及爲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爲溫國公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由是懷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爲之言行至徐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孝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襲化及遣人使于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爲游獵至于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

參謁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爲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而殺之

裴虔通河東人初煬帝爲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帝卽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宮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執帝于西閣化及以虔通爲光祿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於大唐卽授徐州總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蛇男尋以隋朝弑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王世克字行滿本西域胡人也祖支頽禡徙居新豐頽禡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爲小妻其父收幼

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焉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世克捲髮狝聲沈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爲人言也開皇中爲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郎善敷奏明習法律而儻弄文墨高下在心或有駁難之者世克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雖知其否而莫能屈稱爲明辯煬帝世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世克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彫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世克內懷微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輕薄又屬賊盜群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世克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剋世克募江郡萬餘人擊燮破之每



有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取。由此人爭爲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爲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諸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獲。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破之。然性多矯僞，詐爲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厥圍帝於鴈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往赴難。在軍中，垢面悲泣，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坐。帝聞之，以爲愛已，益信任之。十二年，遷爲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格謙，爲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航中。世充破斬之，威振群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後還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時世充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多有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愈喜，因密令世充閱觀諸女資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所司云：敕別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世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沈船溺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世充爲秘之。又遽簡閱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昵。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敗。光祿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特發中詔，遣世充爲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世充乃引軍度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世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雨雪，兵旣度水，衣皆霑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令還都。收合亡散，屯於含嘉城中，不敢復出。宇文文化及殺帝於江都，世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侗爲主。侗以世充爲吏部尚書，封

鄭國公及侗用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爲太尉尚書令密遂稱  
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獻捷衆皆悅世充獨謂其麾下諸  
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禽且吾軍人馬  
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出  
此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世充入內伏甲  
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女壻張志以楚等謀告之世充夜  
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世闈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世  
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尚閉世充遣  
人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李密段達知而以告  
臣臣非敢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  
將帥乘城以拒難兵敗侗命開門以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  
者明日入謁頓首流涕而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此  
不敢背國侗與之盟世充尋遣韋節等諷侗命拜爲尚書左僕射  
總督內外諸軍事又授其兄暉爲內史令入居禁中未幾李密破  
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勦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  
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  
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  
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二  
萬餘人馬千餘疋營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  
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克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  
中令軍秣馬蓐食旣而宵濟人馬奔馳比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  
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  
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者卽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降其將張童  
兒陳智畧進下偃師初世充兄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

鄭王

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景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元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遁逸。世充收其眾而還東。盡于海。南至于江。悉來歸附。世充又令韋節諷侗拜已為太尉。置署官屬。以尚書省為其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畧帥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法物。是後不朝。侗矣。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世充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大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為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為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係其頸。自言符命。而散之於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既而廢侗。陰殺之。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大唐太宗帥師圍之。世充頻出兵戰。輒不利。諸城相繼降款。世充窘迫。遣使請救於竇建德。建德率兵援之。至武牢。太宗破之。禽建德。以詣城下。世充將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之者。於是出降。至長安。為讎家所殺。

國子鄭

段達。武威姑臧人。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始三歲。襲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隋文帝為丞相。以為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祚。為左直齋。遷車騎將軍。督晉王府軍事。以擊高智慧功。授上儀同。又破汪文進等。加開府。仁壽初。為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以藩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從征吐谷渾。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帝征遼東。平原郝孝德。清河張金稱等竝起為盜。帝令達擊之。數為金稱等所挫。諸賊輕之。號為段姥。後用郇令

楊善會謀更與賊戰方致剋捷還京師以公事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使達留守涿郡俄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聚眾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時盜賊既多達不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守時人皆謂之爲怯懦十二年帝幸江都宮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等留守東都李密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龐玉武牙郎將霍世舉禦之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世克之敗也密進據北芒來薄上春門達與判戶部尚書韋津拒之達見賊不陣而走軍大潰津没于密及帝崩于江都達與文都等推越王侗爲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陳國公元文都等之謀誅王世克達預焉旣而陰告世克達爲之內應及事發迫越王送文都於世克世克甚德於達旣破李密諷越王禪讓世克僭號以達爲司徒及東都平坐斬妻子籍没

論曰宇文述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已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爲亦丘明之深恥化及以此下才負恩累葉時逢崩拆不能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群不逞職爲亂階拔本塞源裂冠毀冕釁深指鹿事切食蹠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矣世克斗筭小器遭逢時幸與蒙獎擢禮越舊臣而躬爲戎首親行鳩毒竟而蛇豕醜類繼踵誅夷梟獍兇魁相尋菹戮垂炯戒於來葉快忠義於當年爲人臣者可無殷鑒哉

昭和十七年三月廿一日暖北風甚冷

垂柳如來葉對忠義故當爭為人曰昔曰無銀鑿窟  
為女首飾行熱毒意而曲不顯醜態精爽果發與想醉毒蒸燻  
柳同動矣世亦小器豈多哉幸與葉與辭賦書曰而讓  
為廣習對本遷則疑遠景豐彩計出車以食翻天此視不容人  
恩累葉神發前班不消駭命以因降乘野去圖于聯率釋不致解  
受劫日之端出固惑于視不為衣且世之殺頭外及以此不本負  
亦曰不為無視具非不消彈重標標皆容偷史高世甘素養之責  
請曰宇文收與得其恭系賊取於昏視謂何衣曰何語尋視謂不

北史卷八十

列傳第六十八

外戚

賀訥

姚黃眉

杜超

賀迷

閻毗

馬熙

李惠

高肇

胡國珍

從曾孫長榮

北史卷八十  
列傳第六十八

楊騰

乙弗繪

趙猛

胡長仁

隋文帝外家呂氏

夫左賢右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御天下也殷肇王基不藉莘氏爲佐周成王業未聞妣姓爲輔然歷觀累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而鮮能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皆由乎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榮繭犢引大車升質任厚棟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所以殺身傾族相繼於西京也夫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沖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況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己以富貴驕人者乎魏道武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動或緣恩澤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婁昭自以佐命之功崇其名器且霸業權輿時方同德陵暴之釁因茲而起其靖德昭訓二門竝良家遺孽守死無暇固不足涉言又子非繼世權難妄假昭信非惟素門履道訖構廢辱威望之地自致無由有周御歷后門初無與政既而末跡竊權竟移鼎壘斯乃西漢覆車之轍魏文所以深誠隋文潛躍之初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外內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君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重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

陷於不義。市朝遷留。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者也。案外戚魏書有賀訥。劉羅辰。姚黃眉。杜超。賀迷。閻毗。馮熙。李峻。李惠。高肇。于勁。胡國珍。李延實。齊書有趙猛。婁叡。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胡長仁。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獨孤羅蕭。歸今以劉羅辰。李峻。于勁。李延實。婁叡。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獨孤羅蕭。歸命附其家傳。其餘並入此篇。又檢楊騰乙弗繪附之。魏末以備外戚傳云。

賀訥傳

賀訥。代人。魏道武皇帝之舅。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為君長。祖紇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遼西公主。昭成崩。諸部乖亂。獻明后與道武及衛秦二王。大入。遷居大寧。行其恩信。眾多歸之。作於車獨孤。訥總攝東部。為

仁。符堅假訥。鷹揚將軍。後劉顯謀逆。道武輕騎歸訥。訥驚拜曰。官家復國。當念老臣。帝笑答曰。誠如舅言。要不亡也。訥中弟。捺干。羸暴忌帝。常圖為逆。每心諸部大人。請訥兄弟。求舉道武為主。捺干不從。遂與諸大人勸進道武。登代王位。于牛川。及帝討吐突隣部。訥兄弟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之。大潰。訥西遁。衛辰遣子直力鞬。征訥。告急請降。道武簡精騎二十萬。救之。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訥。又通於慕容垂。垂以訥為歸善王。捺干謀殺訥。而代立。訥遂與捺干相攻。垂遣子麟討之。敗捺干於牛都。破訥於赤城。道武遣師救訥。麟乃引退。訥從道武。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領。以壽終於家。訥弟盧。亦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遼西公。帝遣盧會衛

王儀伐鄴。盧自以帝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帝遣使切責之。盧遂忿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彌加猜忌。會道武敕儀去鄴，盧亦引歸。道武以盧為廣川太守，盧性雄豪，恥居冀州。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慕容德，以為并州刺史。廣寧王廣固敗，盧亦沒。訥從父弟悅，初道武居賀蘭部下，人情未甚附。唯悅舉部隨從，又密為帝祈禱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誠至。帝嘉之，甚見寵待。後平中原，以功賜爵鉅鹿侯，進爵北新卒。子泥襲爵，後降為肥如侯。道武崩，京師草草，泥出舉烽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往赴之。明元即位，乃罷詔泥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右，與北新侯安同持節行并定二州。劾奏并州刺史元六頭等皆伏罪，州郡肅然。後從太武征赫連昌，以功進爵為琅邪公。軍國大議，每參豫焉。又征蠕蠕為別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斬贖為庶人。久之拜光祿勳，為外都大官。

復本爵卒官子醜建襲

姚黃眉

姚黃眉，姚興之子，明元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滅，黃眉間來歸魏。明元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尚陽翟公主拜駙馬都尉，隸戶二百。太武即位，遷內都大官，後拜太常卿。卒，贈雍州刺史。隴西王謚曰獻，陪塋金陵。黃眉寬和溫厚，希言得失。太武嘗惜之，故贈禮有加。

杜超傳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節操，太常中為相州別駕。始光中，太武思念舅氏，以超為陽平公。尚南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車駕幸其第，賞賜巨萬。神麋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鎮鄴，追加超父豹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曰鉅鹿惠君，真君五年，超為帳下所害。太武臨其喪，哀慟者久之，謚曰威王。長子道生，賜爵城陽侯，後為秦州刺史，進爵河東公。道生弟鳳凰，襲爵，加侍中，特進。太武追思超不已，欲以鳳凰為



定州刺史。鳳凰不願違離闕庭，乃止。鳳凰弟道雋，賜爵發干侯。鎮枋頭，除兗州刺史。超既薨，復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入為內都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厚，頗歷州郡。所在著稱，薨，贈太傅。謚曰宣王。長子元寶，位司空。元寶弟胤寶，司隸校尉。元寶又進爵京兆王。及歸而父遺喪，明當入謝。元寶欲以表聞，文成未知遺薨，怪其遲，召之。元寶將入，時人止之，曰：「宜以家憂自辭。」元寶欲見其寵，不從，遂冒哀而入。未幾，以謀反伏誅。親從皆斬。唯元寶子世衝逃免。時朝議欲追削超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之。後兗州故吏汲宗等以道偽遺惠在人前，從坐爵受誅，委骸土壤，求得收葬。書奏，詔義而聽之，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南康公。謚曰昭。世衝襲遺公爵。

近親唯迷，故蒙賜爵長鄉子。卒，贈光祿大夫、五原公。

閻毗，代人。蠕蠕王大檀之親屬。太武時，自其國來降。毗即恭皇后之兄也。后生文成，文成大安二年，以毗為平北將軍，賜爵河東公。弟紇為寧北將軍，賜爵零陵公。其年，竝加侍中。進爵為王。毗征東將軍，評尚書事。紇征西將軍，中都大官。自餘子弟，賜爵為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同時受拜。所以隆崇舅氏。和平二年，追謚后祖父延襄康公。辰定襄懿王毗薨，贈太尉，追贈毗妻河東王妃子惠襲。紇薨，贈司空。子豆後，賜名莊。太和中，初立三長，以莊為定戶籍大使。甚有時譽。十六年，例降爵。後為七兵尚書。卒。紇弟洙，位外都大官、冀州刺史、江夏公。卒。先是文成以乳母常氏有保護功，既即位，尊為保太后。後尊為皇太后。興安二年，太后前兄英，字世華，自肥如令，超為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爵遼西公。弟喜，鎮

軍大將軍祠曹尚書帶方公三妹皆封縣君妹夫王睹為平州刺史遼東公追贈英祖父符堅扶風太守亥為鎮西將軍遼西蘭公勃海太守澄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遼西獻王英母許氏博陵郡君遣兼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於遼西樹碑立廟置守冢百家太安初英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喜左光祿大夫改封燕郡從兄泰為安東將軍朝鮮侯訢子伯夫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次子員金部尚書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評尚書事內都大官伏寶泰等州刺史五年詔以太后母宋氏為遼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喜為洛州刺史初英事宋不能謹而睹奉宋甚至就食於和龍無車牛宋疲不進睹負宋於笈至是宋於英等薄不如睹之篤謂太后曰何不王睹而黜英太后曰英為長兄門戶主也家內小小不順何足追計睹雖盡力故是他姓奈何在英上

馮熙傳

本州郡公亦足報耳天安中英為本州刺史訢為幽州刺史伯夫進爵范陽公英濁貨徙敦煌諸常自興公及至是皆以親疎受爵賜田宅時為隆盛後伯夫為洛州刺史以贓汙欺妄徵斬於京師承明元年徵英復官薨謚遼西平王始英之徵也夢日墜其所居黃山下水中村人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者異之後員與伯夫子禽可共為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刑及五族孝文以明太后故罪止一門訢年老赦免歸家恕其孫一人扶養之給奴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金錦布帛數萬計賜尚書已下宿衛已上其女壻及親從在朝皆免官歸本鄉十一年孝文文明太后以文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後没入婦女以喜子振試守正平郡卒

馮熙字晉國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弘北燕王太武平

遼海熙父朗內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坐事誅文明太  
后臨朝追贈假黃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安熙生於長安爲姚氏  
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至氏羗  
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氏羗皆歸附之魏母惡其如此將  
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事及長游  
華陰河東二郡間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熙姑先  
人掖庭爲太武左昭儀妹爲文成帝后卽文明太后也使人外訪  
知熙所在徵赴京師拜冠軍將軍賜爵肥如侯尚景穆女博陵長  
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爲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獻文卽位爲太傅  
累拜內都大官孝文卽位文明太后臨朝帝乃承旨以熙爲侍中  
太史中書監領秘書事熙以頻履師傅又中宮之寵爲羣情所駭  
心不自安乞轉外任文明太后亦以爲然除都督洛州刺史侍中

三石經  
廢毀

太師如故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  
夫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頽落熙爲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  
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十六部一切經延  
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而營塔寺多在高  
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唯見佛圖焉知  
殺人牛也其北芒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詞孝文頻登北芒寺  
親讀碑文稱爲佳作熙爲州因取人子女爲奴婢有容色者幸之  
爲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爲貪縱後授內都大官太師如故熙事魏  
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  
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帝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後以例降改  
封京兆郡公帝納其女爲后曰白武通云王所不臣數有三焉妻  
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謂供承宗廟不欲奪私心然吾季著於春

秋無臣諒於往牒。既許通體之一用，開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既敷，未聞有司陳奏斯式。可詔太師，輟臣從禮。又勒集書造儀，付外。孝文前後納熙三女，二爲后，一爲左昭儀。由是馮氏寵貴益隆。賞賜累巨萬。帝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熙上書如舊。熙於後遇疾，綿寢四載。詔遣監問，道路相望。車駕亦數幸焉。將遷洛，帝親與熙別，見其困篤，歔歔流涕。密敕宕昌公主遇曰：太師萬一，卽可監護喪事。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州，乃舉哀爲制。總服詔有司預辨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爲備。又敕代給綵帛，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纛，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謚，詔曰：可以

帝

威彊恢遠，曰武。奉謚於公柩，至七里澗，羣服縗，出迎，叩靈悲慟，而拜焉。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王生二子，誕修，誕學，思正，修字寶業，皆姿質妍麗，年纔十餘，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以教誡。然不能習讀經史，兄弟竝無學術，徒整飾容儀，寬雅恭謹而已。誕與孝文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尚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南平王。修，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誕儀曹尚書，知殿中事，及罷庶姓王。誕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孝文立於庭，遙受其拜。旣訖，還室，修降爲侯。誕修雖竝長官禁，而性趣乖別。誕性淳篤，修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其過。然時言於太后，孝文嚴責之。至於楚捶，由是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帝自詰之，具得情狀。誕引過謝，乞全修命。帝以誕父老，又重其意，不致

於法撻之百餘。黜爲平城百姓。修妻司空穆亮女也。求離婚。請免官。帝引管蔡事。皆不許。帝寵誕。仍作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臥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然親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爲司徒。帝旣愛誕。除官日。親爲制。三讓表并啟。將拜。又爲其章謝。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十八年。帝謂其無師。傳獎導風。誕深自誨責。從駕南伐。十九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侍從。帝日省問。醫藥備加。帝銳意臨江。乃命六軍發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皆入。無不掩涕。時誕已憊然。彊坐視帝。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后來呼。臣帝。嗚咽執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五十里許。昏時。告誕薨。問帝哀不自勝。時崔慧景。裴叔業。軍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帝乃輕駕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誕薨所。拊屍哀慟。若喪至戚。達旦聲淚不絕。從者亦送舉音。帝以所服衣帽充襚。親自臨視。徹樂去膳。宣赦六軍。止臨江之駕。帝親北度。哭極哀。喪至洛陽。車駕猶在鍾離。詔留守。賜賻物。布帛五千匹。酒五千斛。以供葬事。贈假黃鉞。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公如故。加以殊禮。爵錫九命。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有司奏謚。詔曰。案謚法。主善行德曰元。柔尅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謚之榮。忠武雙徽。錫兩號之茂。式準前訓。宜契具瞻。旣自少綢繆知之。惟朕案行定名。謚曰元懿。帝又親爲作碑文及挽歌詞。皆窮美盡哀。事過其後。車駕還京。遂親至誕墓。停車而哭。使彭城王勰。詔羣官脫朱衣服。單衣介幘。而哭。司徒貴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寮佐。公主貞厚有禮度。產二男。長子穆。字孝和。襲熙爵。避皇子愉封。改封扶風郡公。尚孝文女。順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興不和。輔興亡。贈相州刺史。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

宴滿堂忻笑自若爲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位金紫光祿大夫遇害河陰贈司空雍州刺史子罔字景昭襲爵昌黎王尋以庶姓罷王仍襲扶風郡公子峭字子漢齊受禪例降穆弟顥襲父誕長樂郡公修弟聿字寶興廢后同產兄也位黃門郎信都伯後坐妹廢免爲長樂百姓宣武時卒於河南尹聿同產弟風幼養於宮文明太后特加愛念數歲賜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闈寵倖二兄孝文親政後恩寵稍衰降爵爲侯幽后立乃復叙用后死亦冗散卒贈青州刺史崔光之兼黃門也與聿俱直光每謂之曰君家富貴大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叱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熙爲太保誕司徒太子太傅修侍中尚書聿黃門廢后在位禮愛未弛是後歲餘修以罪棄熙誕喪亡后廢聿退時人以爲盛必衰也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蓋少知名歷位殿中都官二尚書左將軍南郡公初太武妹武威長公主故梁王沮渠牧犍之妻太武平涼州頗以公主通密計之助故寵遇差隆詔蓋尚焉蓋妻與氏以是出後蓋加侍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右僕射卒官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中山王謚曰莊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王韓頽女生二女長卽后也惠歷位散騎常侍侍中征西大將軍奈益二州刺史進爵爲王轉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長安鎮大將軍惠長於思察雍州聽事有燕爭巢鬪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綱紀斷之竝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旣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旣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伏其深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羣

下咸無答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人莫敢欺犯。後爲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歷政有美績。惠素爲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初樂。與惠諸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沒其家財。惠本無釁。故天下冤惜焉。惠從弟鳳。爲定州刺史。安縣王長樂。主簿。後長樂以罪賜死。時十筮者河間邢瓚。辭引鳳云。長樂不軌。鳳爲謀主。伏誅。唯鳳弟道念。與鳳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孝文將爵舅氏。詔訪存者。而惠諸從。以再離孥戮。難於應命。唯道念敢先詣闕。乃申后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於是賜鳳子屯。爵栢人侯。安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貞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將軍。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內外有犯得罪於時。然官必用才。以親非興邦之選。外氏之寵。超於末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外戚。謬班抽舉。旣無殊能。今且可遵後例。降爵。安祖等改侯爲伯。竝去軍號。帝奉馮氏過厚。於李氏過薄。舅家了無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竊議。太常高閭。顯言於禁中。及宣武寵隆外家。竝居顯位。乃惟孝文舅氏存已。不霑恩澤。景明末。特詔興祖爲中山太守。正始初。詔追崇惠爲使持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考行上言。案謚法。武而不遂。曰壯。謚曰壯公。興祖自中山遷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瞻爲後。襲先封南郡王。後以庶姓罷王。改爲博陵郡公。瞻侃爲莊帝所親幸。拜散騎常侍。嘗食典御。帝之圖余朱榮。侃瞻與魯安等。持刃於禁內。殺榮。及莊帝蒙塵。侃瞻奔梁。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勃海蓊人。五世祖顧。晉

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字法修。孝文初與弟乘信及其鄉人韓  
內冀富等入魏。拜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  
遂納颺女。是爲文昭皇后。生宣武。颺卒。景明初宣武追思舅氏。徵  
肇兄弟等。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颺嘗贈左光祿大夫。賜爵渤海  
公。謚曰敬。其妻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又詔颺嫡孫猛襲  
渤海公爵。封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宣  
武末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見肇。顯於華林都亭。皆甚  
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奕。是年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  
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爲尚書右僕射。冀州大中正。尚宣武  
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  
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爲能。宣武初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  
無事構逆。由是委肇。肇既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起。昇背  
之者。陷以大罪。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說宣武防衛諸  
王。殆同囚禁。時昭皇后暴崩。世議言肇爲之。皇子昌薨。僉謂王顯  
失於醫療。承肇音旨。及京兆王愉出爲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  
不軌。肇又譖殺彭城王勰。由是朝野側目。咸畏惡之。因此專權。與  
奪任已。又嘗與清河王懌於雲門外廡下。忽忿爭。大至紛紜。太尉  
高陽王雍和止之。昌后既立。逾見寵信。肇既當衡軸。每事任已。本  
無學識。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  
盈路矣。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怏怏。衆咸嗤笑之。  
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三年。乃詔令還葬。肇不自臨赴。唯遣其  
兒子猛改服詣代。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也。及大舉  
征蜀。以肇爲大將軍都督。諸軍爲之節度。與都督甄琛等二十餘  
人。俱面辭宣武於東堂。親奉規略。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獸門。



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怪異。肇出惡焉。四年宣武崩。赦罷征軍。明帝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遙等書。稱諱言。以告凶閭。肇承變。非唯仰慕。亦憂身禍。朝夕悲泣。至於于羸悴。將至宿澀。瀟驛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視。直至闕下。縗服號哭。昇太極殿。盡哀。太尉高陽王先居西柏堂。專決庶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潛備壯士直寢。邢豹伊益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宮。訖於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懌任城王澄及諸王等皆竊言目之。肇入省。壯士搤而拉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稱爲自盡。自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逮昏乃於厠門出其尸歸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爲不獲吉還也。靈太后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熙二年。孝武帝贈使持節侍中。中外諸軍事。太師。大丞相。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肇子植。自中書侍郎爲濟州刺史。率州軍討賊。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爲國致効。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報。退則發於至誠。歷青相朔。恒四州刺史。卒。植頓菴五州。皆清能著稱。當時號爲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州刺史。肇長兄琨早卒。襲勳封勃海郡公。贈都督五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詔其子猛嗣。猛字豹兒。尚長樂公主。卽宣武同母妹也。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令。出爲雍州刺史。有能名。入爲殿中尚書。卒。贈司空。冀州刺史。孝武帝時復贈太師。大丞相。錄尚書事。公主無子。猛先在外有男。不敢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召爲喪主。尋卒。無後。琨弟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軍。都督青州刺史。謚曰莊侯。景明四年。宣武納其女爲貴嬪。及于順皇后崩。永平元年。立爲皇后。二年。八座奏封后母王氏爲武邑郡君。偃弟壽早卒。壽弟卽肇也。肇弟顯侍中。

高麗國太中正早卒。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祖略姚興渤海公姚達平北府諮議參軍。父深赫連屈乞給事黃門侍郎太武尅統萬深以降款之功賜爵武始侯。後拜河州刺史。國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太和十五年襲爵例降爲伯女。以選入掖庭。生明帝卽靈太后也。孝明帝踐祚以國珍爲光祿大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追崇國珍妻皇甫氏爲京兆郡君。置守冢十戶。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詔大務。詔屈公入決萬機。尋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賜相歲八百疋。妻梁四百匹。男女姊妹各有差。國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入居門下同。釐庶政。詔依漢重千秋晉安平王故事。給步挽一乘。自掖門至於宣光殿得以出入。并備几杖。後與侍中崔光俱受帝經侍直禁中。

授

國珍上表陳刑政之宜。詔皆施行。延和初加國珍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靈太后以國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遷司徒公。侍中如故。就宅拜之。靈太后明帝率百寮幸其第。宴會極歡。又追京兆郡君爲秦太上君。太上君景明三年薨於洛陽。於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墳瘞卑局。更增廣爲起塋城門闕。碑表侍中崔光等奏。按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爲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謚。陵寢孤立。卽秦君名。宜上終稱。兼設掃衛。以慰情典。請上尊謚曰孝穆。權置園邑三十戶。立長丞奉守。太后從之。封國珍繼室梁氏爲趙平郡君。元義妻拜爲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又徙封馮翊君。國珍子祥妻長安縣公主。卽清河王懌女也。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潔齋。自禮拜。至於出

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閭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乃肯坐。勞熱增甚。因遂寢疾。靈太后親侍藥膳。十二日薨。年八十。給東園溫明祕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匹。錢一百萬。蠟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宮。成服於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明帝服小功服。舉哀於太極東堂。又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爲設千僧齋。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先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爲厭勝法。國珍拒而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修德以禳之。臨死與太后訣云。母子善臨天下。殷勤至於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唯有一子。死後勿如比來威抑之。靈太后以其好戲。時加威訓。國珍故以爲言。始國珍欲就祖父西塋舊鄉。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塋。有終洛之心。崔光嘗對太后前問國珍。國公萬年後爲在此安厝。爲歸長安。

國珍言當陪葬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請以後事。竟言還安定。詔遂愔忽。太后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議去留。懌等皆以病亂請從先言。太后猶記崔光昔與國珍言。遂營墓於洛陽。太后雖外從衆議。而深追臨終之語。云我公之遠慕二親。亦吾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黃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司州牧。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給九旒鑾輅。武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謚曰文宣公。賜物三千段。粟一千五百石。又詔贈國珍祖父父兄。下逮從子。皆有封職。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靈太后迎太上君神柩。還第。與國珍俱葬。贈襚一與國珍同。及國珍神主入廟。詔太常權給以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初國珍無男。養兄真子僧洗爲後。後納趙平君。生子祥。字元吉。襲封。故事。世襲例皆減邑。唯祥獨得全封。趙平君薨。給東園祕器。明帝服小功服。

舉哀於東堂。靈太后服齊衰。葬于太上君墓左。不得祔合。祥歷位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改封平涼郡公。薨。贈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曰孝景。僧洗字湛輝。封爰德縣公。位中書監。侍中。改封濮陽郡公。僧洗自永安後廢棄。不預朝政。天平四年薨。詔給東園祕器。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雍州刺史。謚曰孝真。長子寧字惠歸。襲國珍先爵。改爲臨涇伯。後進爲公。歷岐涇二州刺史。卒。謚曰孝穆。女爲清河王亶妃。生孝靜皇帝。武定初。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謚曰孝昭。子虔字僧敬。元叉之廢靈太后。虔時爲千牛備身。與備身張車渠等謀。又事發。又殺車渠等。虔坐遠徙。靈太后反攻。徵爲吏部郎中。太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常致諫。由是後宴譖多不預焉。出爲涇州刺史。封安陽縣侯。興和三年。以帝元舅。超遷司空公。薨。贈太傅。太尉公。尚書僕射。徐州刺史。謚曰宣。葬日百官會葬。乘輿送於郭外。子長粲。長粲仕齊。累遷。章武太守。爲政清靜。頗得人和。除兼并省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無所回避。尚書左僕射趙彥深密勿樞要。中書舍人裴澤便蕃左右。以殿門受拜。皆彈糺之。彥深等頗有恨言。長粲不以介意。後主踐祚。長粲被敕與黃門馮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武成還鄴。後主在晉陽。長粲仍受委留後。後主從武成還鄴。仍敕在京省判度支尚書監議五禮。武成崩。與領軍婁定遠錄尚書。趙彥深左僕射和士開高文遙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右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爲八貴。於後定遠文遙竝出。唐邕專典外兵。綦連猛高阿那肱別總武任。長粲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從幸晉陽。後主旣富於春秋。庶事皆相歸委。長粲盡心毗奉。甚得名譽。又正爲侍中。丁母憂。給假。馳驛奔喪。尋有詔起復前任隴東王長仁。心欲入處機要之地。爲執政。不許。長

仁疑長粲通謀。大以爲恨。言於太后。發其陰私。請出爲州。太后爲言於後主。不獲已。從焉。除趙州刺史。及辭。眷戀流涕。後主亦憫然。慰勉之。至州。存心政事。爲人吏所懷。因沐髮。手不得舉。失瘖。卒於州。後主聞而傷悼。在朝文武。嗟歎。咸惜之。贈司空。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文貞公。長粲性溫雅。在官清潔。但始居要密。便爲子叔。泉取清河王崔德儉女爲妻。在晉陽處分。用妻弟王逖。與德儉對。爲司徒主簿。時論以此譏之。又性好內。有一侍婢。其妻王驕妬。手刺殺之。爲此忿恨。數年不相見。親表爲之語曰。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後納妾李氏。仍與王氏別宅。亦無朝拜之禮。髮婦公孫氏也。已殺三夫。長粲不信。彊取之。令與李氏同任。未暮而亡。子仲操位陳留太守。次叔泉。通直散騎侍郎。先是。望氣者上言。太白食昴。法當大赦。和士開奏聞。詔降罪人。以應之。尚書左僕射徐之才。諳練

往事。語士開曰。天垂象見吉凶。有成災者。有不成災者。案昴趙分。或云趙地有災。古者王侯各在封邑。故分野有災。當其君長。今吾等虛名。竟不之國。刺史專令一境。善惡所歸。比來多以刺史爲驗。未幾而長粲死焉。寧弟盛。字歸興。位左衛將軍。賜爵江陽男。歷幽瀛二州刺史。爲政清靜。人吏愛之。轉冀州刺史。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定州刺史。追封陽平郡公。謚曰懿穆。明帝後。納其女爲皇太后。舅皇甫集。妻字元會。一字文都。安定朝那人。封涇陽縣公。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右衛大將軍。贈侍中。司空公。謚曰靜集。弟度。字文亮。封安縣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領左衛將軍。度頑蔽。每與人言。自稱僕射。時人方之。毛嘉。正光初。元叉出之爲都督。瀛州刺史。度不願出。頻表固辭。乃除右光祿大夫。孝昌元年。爲司空。領軍將軍。加侍中。元叉之見出也。恐朝夕誅滅。度與妻陳氏多納其貨。爲之

左右度無子。養兄集子子熙為子。子熙嫂趙郡太守裴他女。他還京師。度問他外何消息。他曰。行路所聞。唯道明公多取元。又金帛。遠近無不慨歎。公宜戮此罪人。以謝天下。陳氏聞而惡之。又攝吏部事。遷司徒兼尚書令。不拜。尋轉太尉。孜孜營利。老而彌甚。遷授之際。皆自請乞。靈太后知而無用。以舅氏難違之。然所歷官。最為貪蠹。介朱榮入洛。西奔。兄子華州刺史邕。尋與邕為人所殺。

楊騰。弘農人。文帝之舅也。父貴。琅邪郡守。封華陰男。騰妹為京兆王愉妃。故騰得處貴游。景明初。襲爵。後為襄城太守。甚有聲稱。文帝即位。位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河東。薨。贈司空。雍州刺史。諡曰貞。

襄子盛。

乙弗繪。河南洛陽人。文帝皇后之兄也。文帝即位。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魏昌縣公。又為吏部尚書。

趙猛。太安狄鄆人也。姊為齊文穆皇后。繼室生趙郡公琛。猛性方正。頗有器幹。齊神武舉義。以預義勳。封信都縣伯。累遷南營州刺

史。卒。贈司空公。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齊武成皇后長兄也。父延之。魏中書令。兗州刺史。大寧中。贈司空公。長仁。以內戚。歷位尚書左僕射。尚書令。及武成崩。預參朝政。封隴東郡王。左丞。鄴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每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省務既繁。簿案堆積。令史欲諮都坐者。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語。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伺閑而往。停斷公事。人號為三佞。長仁私游不密。處處追尋。孝裕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之。於是奏除孝裕為章武郡守。元亮為淮南郡守。仁惠為幽州長史。孝裕又說長仁曰。王陽臥疾。和士開必來。因而殺之。入見太后。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

知其謀更徙孝裕為北營州建德郡守長仁每于執事求為領軍將相文武以主上富於春秋母后家不可專政故抑而不許以本官攝選長仁性好威福意猶未盡先是尚書胡長粲奏事內省長仁疑粲間已苦請太后出之天統五年從駕自并還鄴夜發滏口帝以夜漏尚早停於路傍長仁後來謂是從行諸貴遂遣門客程牙馳騎呼問帝遣中尚食陳德信問是何人牙不答而走帝令左右追射之既而捉獲因令壯士撲之決馬鞭二百牙一宿便死士開因此遂令德信列長仁倚親驕豪無畏憚由是除齊州刺史及辭於昭陽列仗引見長仁不敢發語唯泣涕橫流到任啟求暫歸所司不為奏怨憤謀令冀州人李楷墻刺和士開其弟長咸告之士開密與祖孝徵議之孝徵引漢文帝殺薄昭為故事於是敕遣張固劉桃枝馳驛詣齊州責長仁謀害宰輔遂賜死先是太白食

昂占者曰昂為趙分不利胡王長仁未幾死長仁性好歌舞飲酒至數斗不亂自至齊州每進酒後必長歎歔流涕不自勝左右莫不怪之尋而後王納長仁女為后重加贈長仁子君璧襲爵隴東王君璧弟君璋及長仁弟長雍等前後七人並賜爵合門貴盛后廢後稍稍黜退焉

隋文帝外戚呂氏傳

隋文帝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後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嫁為楊謹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為上柱國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謚曰敬外祖母姚氏為齊敬公夫人詔並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襲爵留在京及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識庸劣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從父道貴性尤頑駭言詞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感容但連呼帝

師

致  
大

名云種未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後數犯忌諱。動政違忤。上甚恥之。乃命高頴。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為濟南太守。令即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衛。出入閭里。從故人游宴。庶僚咸苦之。後郡廢。終於家。子孫無聞焉。

論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自魏至隋。時移四代。得失之迹。斯文可睹。苟不傾宗。終致亡國。周隋之際。可為鑒焉。若使開皇創業。不取懲於已往。獨孤權。伴呂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勢均。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乎。

十七年四月四日了

北史卷八十 列傳第六十八 終

42-11312



